

夔门今尚在 滪滩已无堆

陶灵

滪滩堆是瞿塘峡夔门前江中的一座巨大礁石，又称淫预、犹豫，还名燕窝石，川江人惯称滪滩堆。秋冬水枯，它显露江心，长约30米，宽约20米，高约40米，好似一头巨兽横截江流。秋冬之时，下水船可顺势而过；上水船则因水位太低，极易触礁。故有“滪滩大如象，瞿塘不可上”之说。夏季洪水暴发，一江怒水直奔滪滩堆，狂澜腾空而起，涡流千转百回，形成“滪滩回澜”的奇观，这时的滪滩堆已大部分浸入水下，行船下水，如箭离弦，分离之差，就会船沉人亡。

古今文人吟诵的滪滩堆

今天更多的人知道滪滩堆，是读了高中《语文》中刘白羽的散文《长江三日》后，记住了朗朗上口的古歌谣《滪滩歌》：滪滩大如马，瞿塘不可下；滪滩大如猴，瞿塘不可游……

每年冬季至来年初夏的枯水月份，滪滩堆显露江面20多米，远看如牛、马、象大小，江流被阻挡后向四面扩散，形成巨大的泡漩，直径达20-30米，并且滪滩堆后面还有巨大的回流。船到这里，如离弦的箭，不识水性的驾长想远远地避开，哪知紊乱的泡漩水或回流往往改变行船航向，正好撞上去，顷刻间粉身碎骨。

夏季川江汛期，滪滩堆或潜入江中，或冒出江面如龟背，江水波浪滚滚，泡漩重重。南宋诗人范成大形容是滪滩撒发、张开血盆大口，吞噬行船和桡胡子，每当这个时候，“瞿塘行舟绝”（古歌谣《滪滩歌》）。

险象环生的滪滩堆自古不乏不朽诗文描述，随便说出一个名字，或享誉世界文坛，或被中国文学史铭记：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与陆游、苏轼、苏辙、范成大……更有当代大文豪郭沫若和卓越的散文家刘白羽留下的绝句佳章。而杜甫和白居易在多首诗中，都吟唱道滪滩堆的凶猛。

除了凶猛，文人对滪滩堆也有另一种吟唱和传颂。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的唐代杰出诗人刘禹锡曰：“城西门前滪滩堆，年年波浪不能摧。懊恼人心不如石，少时东去复西来。”刘禹锡借喻滪滩堆的坚忍，斥责外出经商青年人情感不坚定、易变。

从1928年起，主持编纂《辞海》达30年之久的舒新城，带着文人的天真和浪漫，在日记《夔州一宿》中写道：“它峙立江中，昂首天外，好像富有闲情逸致的诗人在那里赏玩山水，找寻诗料。我想：我若能在堆上建一小屋，把所有的书籍都搬上去对着青山流水阅读，暇时垂钓荡舟……”他还真把滪滩堆当成了世外桃源，甚至还“预备雇船去访滪滩堆”，结果轮船上茶房的一句“恐怕你去了不得回来”，才让他打消了念头。

《奉节县志》夔门十二景中，描绘的是“滪滩回澜”壮景：庞然巨石，砥柱中流，锁一江怒水，每当洪水期间，激起排空巨浪，漩涡千回万转，咆哮如雷，声裂峡谷。

但是千百年来，滪滩堆制造了无数的血与泪，桡胡子们只有一个办法：在江里沉牛祭神，在岸上修庙拜神，祈求神灵保佑行船安全。



古时文人墨客。

夔门与滪滩堆

堆。

滪滩堆立于波涛汹涌的江流之中，从水下潜浮出上半截身躯，似披坚执锐，欲喝退江流。江水前浪奋力向这顽石扑来，后浪推进着呼啸而至，拍打出漫天浪花。

据记载，当江水朝滪滩堆扑面而来，刹那间，滪滩堆前，波浪滔天，水雾蒸腾，漩涡飞转，地动山摇，十里可闻雷鸣之声，形成举世罕见的“滪滩回澜”的奇观。

“十五日至瞿塘峡口，水平如席，独滪滩堆水疾石险，摇橹者汗手死心，皆面无人色。每舟入峡数里，后舟方敢始发，一舟平安则簸旗以招后舟……”《吴船录》中记载了古代船只过滪滩的情景。当年人们行船至此，不得不担忧这道“生死关”。

(本报综合整理)



夔门一角。

滪滩堆如牛如马又如龟，到底有多大？自古没有准确的数据。

南北朝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著《水经注》，描写滪滩堆“冬出水二十余丈，夏则没，亦有裁出处矣。”郦道元眼中的滪滩堆，冬天高达60多米，夏天有时沉入江中，有时



夔门。殷黎摄

整治滪滩堆是用爆破的方法炸除，担任施工队长的人叫郑康年，他出生在秭归县青滩镇。10岁那年，因当地航运业不景气，他父亲为了生计，在川江洪水的禁航期，冒险送一批竹筏到上游的巴东。父亲出门的头天晚上，母亲破例把平日吃的豆渣饭改成洋芋饭，一家子吃得热热闹闹的，父亲叫着郑康年的小名说：“马伢儿，在家听妈的话，爸回来多带些苞谷掺饭吃。”因为郑康年在读书，第二天，父亲带着大哥和大弟出发了。途中，兄弟俩在岸上拉纤，父亲在船上掌舵，行至秭归上游的中洪水险滩八斗滩时，突遇大风雨，滩上波涛汹涌，小船在翻滚的泡水中断断竹筏，船头被浪打转了向，一下子失去控制，卷进漩涡。岸上的兄弟俩哭着、喊着，奔向下游寻找，不见踪影。

第二天，小船被人捞上了岸，父亲的尸体一直没找到。母亲忍痛卖掉

1959年12月1日，郑康年领着施工队的10多名干部工人，来到滪滩堆的北岸山坡。因为工期短，为节省开支，他们没搭建临时工棚，也没租当地农户的房子，找到了一个名叫老君洞的山洞住了下来。

滪滩堆呈蘑菇形状，多面临空，是采用洞室崩塌爆破法的最佳对象，爆破后的岩石碎块又不需要清运，直接塌入几十米深的江底。

首先进行施工放线、布设控制点等前期程序，也需爬上滪滩堆顶操作。郑康年划着小木船，绕着滪滩堆看了几圈，也只能借助那根留下的锈钢丝绳往上爬。他爬到一半时，同样踩掉一块松石，人嗖地一下滑了下来，但手仍然使劲抓着钢丝绳，掌心被磨得火辣辣的痛。他想继续往上爬，实在无力，连拉着钢丝绳歇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好退下来休息。这时，小木船的年轻船工见郑康年太累了，说他去试试，结果还没爬到郑康年一半的高度，就支持不住退了下来。

郑康年休息了一会儿，脱掉鞋子、袜子，戴上手套，鼓起勇气又爬，终于爬上了堆顶。他用钓鱼的方法，在顶部伸出一根竹竿，竿头系着有标记的测绳，将爆破需开挖的两个平洞洞口高程确定了出来。

12月4日，工人开始在迎水面的石壁上开挖平洞，洞口离当时水面高约1米，洞开挖进深5至7米后转弯，再开挖支洞和药室。洞室开挖采取爆破掘进，先风钻打孔，然后爆

徐宗鹤首次实测滪滩堆

冒出江面。

首次驾驶轮船航行川江、与重庆结下不解之缘的英国商人立德，在《扁舟过三峡》这本游记中记述：“1883年3月24日，星期六……这一危险的岩石称雁尾石（系音译，应为滪滩堆），黑亮黑亮的，现在露出水

面40英尺，夏天洪水季节的大部分时间则被淹没。此时，归州（系音译，应为夔州）当局留住帆船，禁止往下行驶，直至雁尾石露出水面为止。”立德看到的滪滩堆高只有10多米。

现代学者、《辞海》主编舒新城1924年说：“我们于五时经滪滩堆，其大不知倍于几千几百只牛……”其实如牛、如马、如象，指的是远看。

这些不管是中国人或者外国人，也不管是古人，还是近代和现代人，更不管他们是地理学家，或商人与学者，都只是在观其外貌后，对滪滩堆大小进行推测。尽管宋淳熙十二年（1185年）农历正月二十五日，寄居瞿塘峡口的开封人成子昭，驾船到滪滩堆旁，用绳子绑上石块丢入江中，测得滪滩堆水深约280米（按古约84丈换算），但仍不知滪滩堆大小的确切数据。

1958年3月30日10时，毛泽东主席乘坐“江峡号”轮船经过滪滩堆时，船长莫家瑞念起在川江上流传了千百年的古歌谣《滪滩歌》。毛主席向陪同的有关同志：千百年来，滪滩堆阻碍航运安全，何不炸掉它？

滪滩堆爆破队长郑康年

家中仅有一头肥猪，索回了小船。为减轻家里的负担，郑康年退了学，开始在青滩拉船，舀鱼挣钱。他当时非常憎恨、诅咒这险滩恶水，幻想能得到一种仙法，把险滩制服。

后来郑康年终于得到了“仙法”。1954年，川江航道整治总队到秭归县招工，在桡业工会做宣传和治保委员的郑康年报名入了队，去北京水利部得到了“仙法”——学习爆破技术，然后和治滩队的同事们一起，亲手炸掉了当年危害父亲的险滩八斗滩。

再后来，郑康年做了川江航道整治机构——长江航道局第一航道工程处工会主席，那个第一次实测滪滩堆的徐宗鹤，当上了长江航道局第一航道工程处的党委书记。



白帝城。

洞室爆破法炸除滪滩堆

破，再出渣。爆破时，给风钻供气的空压机船要驶离滪滩堆，避让到安全地带。完成这样一个掘进过程，一般需要3至4个小时，每天只能循环作业两次，洞室掘进速度缓慢。

后来风钻工李先连想了一个办法，每次空压机船从驶离到再开，耽误了很多时间，干脆停远一点。但空压机的送风管不能涉水，他们想办法，从岸边架设一条悬空竹缆索道至滪滩堆顶部，送风管顺着索道

牵到顶部，再顺着石壁引入洞室。这样，每天钻孔、爆破、出渣，可循环作业三次，提高了工效。

开挖支洞和药室时，因转弯，洞内没有光线，爆破施工绝对禁用明火和电灯照明，怎么办？聪明的航道整治人，在洞室转弯处安置一张平面镜，把洞口透进来的光线折射到了支洞和药室，既安全又解决了照明难题。

洞室全部开挖成形用了7天时

间，12月11日夜间开始装药，共装药3500公斤。第二天下午3点25分，通电起爆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滪滩堆向背侧倒塌，夔门前的江面上掀起巨大的水柱，霎时，如牛、如马、如象的滪滩已无堆。

为满足大型船队和拖排的航行要求，1960年12月18日，川江航道处再次对滪滩堆进行清底爆破，炸礁270立方米。古歌谣里“瞿塘行舟绝”的情形终于成为历史。



夔门绝壁与岸标、小舢板相映成趣。陶灵摄